

光環

賴明偉



舒服像有宿醉、物。邊喝的好牀上八輩會兒

來應的聲每喝地之該不整陪立刻莫非到風裏游

名嘍想開

老劉之死～

那天早上我又睡到九點多了，爬起來時昏沈沈的很不舒服。心裏頭老覺得今天氣氛不大對勁，悶沈沈的，胸口像有千斤重擔似地壓得我喘不過來。那種感覺又不像是「宿醉」，反正我也搞不清楚原因。刷洗一番後，我拿了筆記、預習講義匆匆地走到樓梯口準備去上每堂必點的微生物。下樓下到一半，忽然想起了老劉。昨晚我和他邊聊天邊喝酒搞到深夜兩點，共喝光了四瓶高粱。那小子聊起他的好學妹，提到傷心處眼淚都掉出來了。這會兒一定躺在牀上打鼾！我自覺有責任把他叫醒，免得被點名點到得倒八輩子楣。於是我又折回去，準備把他拖下床。

走到老劉寢室門前，輕輕叩了他老兄的門。隔了好一會兒依舊沒人應，於是我就清了清嗓子叫道：

「老劉啊！上微生物囉。」

平常他只要聽到「微生物」三字一定馬上從牀上跳起來應我一聲。今天怎麼沒反應？突然我聽到酒瓶摔到地上的聲音！嘿！因為我們這一票人常聚在一塊兒喝酒，而且每喝必醉，每醉必鬧，每鬧則「大珠小珠落玉盤」酒瓶落地之聲不絕於耳；幾年下來自然可以輕易判斷出是酒瓶墜地之聲了。「噢？難不成這老小子昨晚又再喝了酒？」應該不可能。那小子平常喝一瓶高粱就會胡言亂語，昨晚整整陪老夫喝掉了兩瓶高粱。一聊起他那個三八學妹的事，立刻眼淚汪汪的，一付烏龜王八相。好不容易扶他上床，莫非他半途醒來又灌酒了？此時房裏依舊靜悄悄的，只聽到風由窗外灌入時翻動窗簾布的「巴答、巴答」聲。空氣裏瀰漫者一股冷意。

「老劉啊！早起的鳥兒有蟲吃，快起來哦！」

「老劉，你不會死在裏面吧！快滾出來，微生物要點名囉！」

經過兩聲獅吼，那小子依然沒動靜，於是我扭開房門想開門看看到底在搞什麼飛機？

誰曉得我一進門就瞄到桌上又再擺了三瓶高粱，地板上果然橫倒一瓶，旁邊還有個小空罐子，我趕忙將空瓶拾起，再看了看小罐子，原來是 Phenobarbital 類安眠藥。「啊！完了，藥理剛上過這類藥品會降低酒精的 (Lethal dose) 致死量。」此刻一股不祥的感覺立刻籠罩我全身。我緩緩地抬起頭，看到了老劉捲曲在牀上，臉色蒼白，手裏好像握了一張紙。我顫抖地摸摸他的臉，佈滿了冷汗。下一個動作，我直覺地撥開他的眼臉，出現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全黑的無底洞，一個再也不能縮小的瞳孔。而受到驚嚇的我，好似掉入了那個無底黑洞。我嘶啞哽咽地叫著：

「老劉，你這混蛋！」

我把老劉手中的紙條拿了下來，只見上面用凌亂的筆跡寫著：

「小倩，我恨妳！」

我的神志已不太清楚了，印象中我好像把那張紙條塞到口袋裏去了。

× × × ×

地點：法院、檢察官室。

時間：星期五早上十點左右。

老劉是雲林鄉下人，老爸老媽均務農。據說他老爸曾經是個財主。去年暑假，我和老胡他們到他家玩了三、四天。啊！他老媽做的碗粿可真好吃。我還記得剛去他家頭一頓飯本人包辦了六個碗粿，看得他老娘目瞪口呆。他和老爸很少交談，但他老爸卻很健談，我們大伙兒常圍著他聽他發表高論，他老人家是標準的「黨外人士」，三句兩句就幹起××黨，有一次甚至激動到當場摔一隻杯子。我用眼睛餘光瞄了一下在旁的老劉，覺得他臉色一陣青一陣白。事後才曉得他老爸經商失敗後，心理一直不平衡。幸好有個兒子唸醫科勉強保住了他的面子使他不至崩潰。

「喂！同學，檢察官來了！」一個中年、瘦瘦乾乾的





老工友碰了我的肩膀一下，使我從沉思中驚醒。

在我面前早已坐了一個中年禿頭的胖子，有一張國字臉，穿了一襲中山裝；標準的公務員。

「哦！嘿！檢察官您早！」我說。

「啊！不早囉，先生您貴姓？貴庚？家住何處？哪！先填好這張表吧！」那胖子和氣地把表格遞過來。

我胡亂地填了一陣，此時我心亂如麻。有一點擔心自己會不會被扯進去。搞不好來個「蒙古法官」搞一個冤獄，我豈不命休矣！

「蔡先生，這個劉昭立是您同班同學吧？」胖子問。

「是的！」我說。

「您和他關係如何？」胖子又問。

（啊！是不是懷疑到我身上了？）

「只是普通朋友！」我說。

填好了表格，把它遞給了胖子。他連忙由口袋掏出一付老花眼鏡瞄了一下。

「蔡先生不簡單，唸的是醫學系哩！家住高雄，嘿！我們還是同鄉呢！」胖子檢察官笑瞇瞇地望著我。我仔細地端詳著他，看樣子頭腦似乎蠻清晰的；大概不會認為老劉的死和我有什麼關係吧！

「法医剛給我的初步報告說他是酒精中毒引起心臟麻痺致死的，聽說您昨晚和他在一起喝酒？」胖子一邊說一邊把鏡框拿下，我看到了他那兩顆灼灼逼人的眼珠露出了一絲懷疑。此時我倒抽了一口涼氣，心裏撲通撲通亂跳。

「是的，但是他來找我喝的，才喝兩瓶而已他就去睡了。他桌上那些酒是自己喝的，我並沒有……。」我結結巴巴地說了半天。胖子把手舉了起來，示意教我閉口。並且輕輕地點了一下頭，似乎想到了什麼？

「他為什麼找你喝酒？」

「老劉他剛打完一通電話，跟我說心情很差才來找我聊天。酒是他自己帶來的。」

「是不是剛跟女朋友吵架？」

這胖子倒厲害一下子就猜到了。我連忙點頭說：

「是的！」

「好，那這件案子很單純。唉！可惜一個好好的年青人就這樣糟蹋掉了自己。」胖子邊說邊搖頭。這時我心中倒對這對面的胖子有了好感。

「檢察官，我發現他的時候，有稍微移動了一下現場！」我說。胖子的臉色稍變了一下，說：

「哦？您做了些什麼？」

「只是把散在地上的酒瓶撿起來。」我嚥了一下口水。

「那倒沒關係！好了明天早上麻煩您再來一趟。」胖子親切地和我握了手大步地離開了。我終於鬆了一口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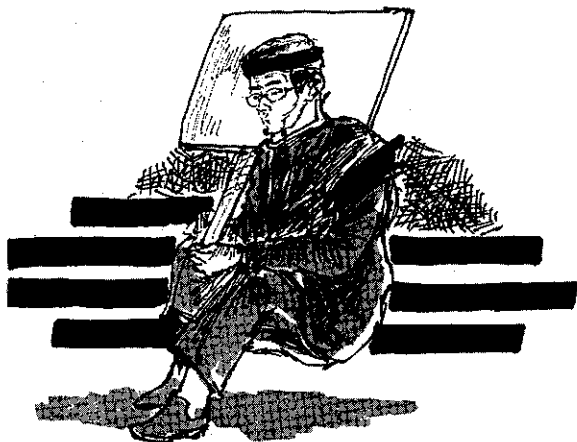
走出法院不久，突然有人叫住了我。

「嘿！先生你等一下。」我一回頭看到一個年輕的女人。

「我是××報的記者，聽法院的人說有個大學生自殺了。你是他的同學？」那女人劈里叭啦地把話說完然後擺出一付相當令人噁心的媚態。

「啊？拜託！我什麼都不知道。」我頭也不回，不理她頻頻叫喚徑自走向停車場。我才沒那麼傻！給這些記者知道又得鬧得滿城風雨。但，我心裏又閃過一絲念頭，一個聲音在我耳邊響起：「這是你替老劉報仇的機會，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那個學妹多混帳！」這時我想起了老劉留下的紙條；一股復仇的焰火自胸中燃起。當我正打算回頭找那個臆包記者，忽然看到停車場旁邊的空地上圍了一些人，似乎發生了什麼事？在一股強烈的好奇心驅使下，我決定去看個究竟。只見地上坐了一個老人，頭上綁了一塊黑布，臂上也有，好像是在居喪。他手裏拿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：

「××黨，還我兒子！」



「
我心裏
承受的
！真的
我不曉
小路回
到
我，一
「
「
火了。
「
就把頭
看
「
，各
進了自
裏面。
夕
。但
鬧的
妹的
院的
次、
關心
打聽
魂。
覆著
嗎？
關心
的人
一
定
感
因
具
子

免：
子的年青
與我心中
一下現場
下口水
。」胖
口氣。
經的女
主自殺
然後擺
，不理
記者
頭，一
讓全
老劉
算回
了一
下，
了一
牌子

「啊！那不是劉老伯嗎？」怎麼一下子老了那麼多？我心裏一陣絞痛，突然間我覺得今天發生了太多讓我無法承受的事。一股強烈的悲哀似乎扼住了我的咽喉。我好累！真的好累！爲了怕被他老人家認出，我匆匆離去。因爲我不曉得該對一位崩潰的老人說些什麼？我牽了摩托車繞小路回到了宿舍。

到了宿舍之後才發覺擠滿了人。王大桶第一個看到了我，一個箭步把我拉到一旁，劈頭就問：

「聽說老劉是殉情的？」

「聽你的大頭鷄巴歪哥王八馬路消息！」我忍不住發火了。

「啊？你在說日本話啊？說清楚一點。」王大桶說著就把頭歪一邊將耳朵靠過來。

看他一付豬相，我的火氣反而全消了。

「各位大哥，我今天在法院攪和了一個早上，累慘了，各位行行好讓我回房休息。」我說著撥開人群，終於擠進了自己的房間。把自己反鎖在裏面。然後一頭栽進被窩裏面。

外面一片鬧鬧的，似乎整個醫學院的人都擠了進來。但這裏面到底有多少人關心過老劉？大部分都是來看熱鬧的。對他們而言老劉的死只是閒談的資料，當老劉追學妹的時候多少張嘴巴也在無情地評頭論足？我總覺得醫學院的學生心胸較狹窄，在我們的天地裏似乎只有分數、名次、和交一個人人羨慕的女朋友。人與人之間沒有真正的關心，別人的喜怒哀樂似乎只是閒聊的對象。我們不停的打聽消息，批評別人填補自己空虛的心靈和日漸萎縮的靈魂。此時一股前所未有的悲哀湧上我心頭：

「蔡某人，你自己呢？」一個聲音反覆在我的腦海重覆著。今天我在檢察官面前不是說我和老劉只是普通朋友嗎？我和他從高中一直到大學都是最好的朋友，我又真的關心他嗎？突然間我覺得好想哭，原來我正是自己所鄙夷的人。

我躺在床上，覺得眼眶熱熱的。往事好像電影一般一一浮現在我眼前。

× × × ×

前幾個月木訥的老劉跟我說他喜歡那個學妹時，我一定露出了訝異的表情；

「怎麼？蔡頭（我的外號）我配不上她嗎？」老劉敏感地問。

「嘿！我倒覺得她配不上你。長得又不怎麼樣，只是因爲她唸醫學系，系裏頭女孩子本來就不多，把她捧得寶貝一樣。」我說。

「哦？我倒覺得她三八的可愛。」老劉一臉幸福的樣子。

「哇！果然情人眼裏出西施，我看你難逃此劫了。」我吐了吐舌頭。

過了幾天，老劉整個人紅光滿面，一把拉住我：

「蔡頭，她叫我去找她！」

「啊！好大方，你怎麼說？」我急切地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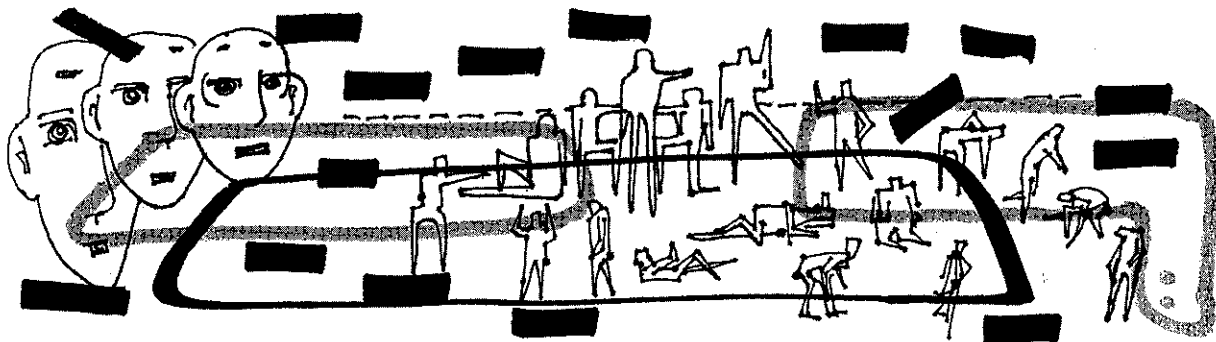
老劉搔著後腦杓，傻笑了一下說：



「我說我不好意思，但我想請她出來！」老劉滿臉通紅。我望著老劉覺得這傢伙怎麼那麼不上道，要是我一定殺過去找她。這時我覺得平常爲人沈穩的老劉突然變成了孩子，一個憨傻多情的大孩子。當晚小劉說要請客慶祝一下，於是我、老李、馬子、老胡、小黃都成爲座上嘉賓。我們聊得很高興，但當老劉一本正經地說出他要追那個學妹時，老胡顯然被酒噲到了！

「什麼？她呀！」老胡狼狽地擦擦嘴。但當他發現老劉臉色稍變時立刻站起來說：

「各位，我們和老劉朋友一場。爲了老劉大家得成立一個智囊團，大家同不同意？」我們能不同意嗎？於是文筆不錯的老李代打情書，小黃和學妹同一個社團故由他送信，馬子錢多借老劉三千塊充當軍費，老胡則素有狐狸之稱故自然被推爲軍師，我呢？總不能不做事吧！於是我只



好當跟屁蟲整天跟在學妹後面注意她的行踪。

「各位要同心協力，務必把老劉送上壘！」老胡與高采烈地說。大伙兒有點醉了，趁著酒興，我們喊出了一句口號「老劉不成功，我們便成仁！」誰曉得我們沒成仁，老劉倒成仁了。

就是這般搞法，我足足注意那妞三個月。愈看愈覺得她和老劉配在一起總是有點怪怪的。那妞兒自視很高，在班上很活躍，一付活潑能幹的樣子。看到人總是笑盈盈、自信滿滿的樣子。但我老覺得她很複雜，心事重重，情緒起伏也很大。有時戴耳環、擦口紅，走路搖來搖去，有時又穿得邋邋像醜小鴨一樣。唉！我看了三個月還是沒感覺，老劉看了一眼就迷得死去活來，這不是孽嗎？老劉說她三八的可愛，我倒覺得醜人多作怪。

× × × ×

唉！累死了，想到這兒已經下午一點了，午餐忘了吃。於是隨手抓點餅乾，餵滿了肚子，不知不覺地我進入了夢鄉。

夢，我竟不知不覺走進了這個怪夢。

「咦？那不是老劉嗎？」我看到前面一對男女，男的好像是老劉，女的走起路來搖來搖去；哈！那不是學妹嗎？老劉把手搭在她肩上，似乎很要好的樣子。（奇怪？我好像有點吃醋？）「好吧！我就跟下去。」打定了主意後，我就跟了下去。

他們倆穿過了校園，穿過了球場，來到了相思林。我覺得很有趣，心裏正猶豫該不該再跟，但來不及了，我看到了，他們在擁吻，一付渾然忘我狀。

「哇！老劉看你平常跟呆頭鵝一樣想不到手段竟如此高明。」我看得目瞪口呆。但過了一會兒那女孩竟把老劉狠狠推倒在地，老劉竟號啕大哭，她一臉不屑地向老劉說：

「滾開，你算什麼東西。我的男朋友一定要像個人樣，那像你，功課也不好，滿臉青春痘，身高才一六九，你呀，賴蛤蟆想吃天鵝屁！」此時我怒不可遏，衝上去劈頭把我懂得髒話全數送她。忽然間老劉拉住我，生氣地說：

「蔡頭，你為什麼要罵我的寶貝（嘿心！），你再無理，我可要打人囉！」我更火了，先回頭先賞他一拳，只見老劉痛苦地倒下，臉色發白，瞳孔散大（讓我想起他今早的死狀。）我的心一慌，想去扶他。沒想到倒被學妹拉住了，她溫柔地說：「蔡頭，其實人家喜歡的是你，走，我們一起走別理他。他那像你那麼瀟灑性格（這倒是真的。）」我心動了，但一個聲音似乎從天而降：「可憐的人哪！一生都被貪、嗔、癡三毒火燒烤著。」此時老劉不見了！學妹不見了！相思林也不見了！我的四週只是一遍的黑。我突然看到了一圈光環，聲音來自那裏：

「眾生啊！「貪」念一生苦求不到，便生「嗔」心，嗔心一起則愈陷愈深不能自拔就叫「癡」。」這些話是如此地震撼我，使我從冷汗中驚醒。

我揉了揉眼睛，看看手錶才三點多。夢做多了可真累，於是我毫不遲疑地叫嚷著。「好吧，託老劉幫我買個便當吧！」想到老劉心裏一陣發毛「哇！我怎麼忘了老劉人都死了，還想叫他買個屁！」儘管上解剖時天天與死人為伍，但潛在對死亡的恐懼使我不安於室。「不行，這房子現在可變成了兇宅。我今晚得出去找個地方睡。對了，我去找老李他們。」於是我盤算著先到自助餐填飽肚子再去找老李。

走到了餐廳，胡亂點了一些菜，找個位子坐下來大啖一番。「哈！人生以吃飯為目的。生命的意義在一隻烤得金黃的雞腿，生活的目的在炸得酥白的排骨。」美味的食物使我暫時忘掉了一切。當我費勁把排骨拆成一塊一塊時，忽然瞄到了學妹。她一人低著頭靜靜地在餐廳的一角吃著飯，平時一定有一堆男孩子圍著她。今天她那模樣真叫人心疼，我的食慾竟全沒了。突然間，我有一股衝動想去安慰她。於是我離開向她打招呼：

「學妹！」我輕輕叫了一聲。她頭低低的裝做沒聽到，於是我使出獅子吼：

「學妹！」刹時餐廳裏的女孩都望著我，真不好意思。

「啊！學長！」她抬頭看我一下頭又低了下去。那樣

子和平時趾高氣揚的樣子簡直判若兩人，我反而覺得怪可憐的。

「妳還好吧？」我看著她憔悴的臉龐，憐惜地說。

「我還好！」她答完，頭也不回就匆匆地走了。我信步跟了幾步，看她逕往教堂方向去了。我心裏好奇也就跟去了。

我看到她進了教堂，也就硬著頭皮跟了進去。

星期五晚上，教堂人很少，只有對著大門口白色的十字架和牆壁和屋頂上畫滿了的聖母、聖子、聖徒們的壁畫每個人像面容都如此地安祥，而頭上都有一輪光環。「咦？光環？我好像在那兒見過？」在我自言自語當兒。學妹已跪在十字架面前了。於是我就坐在教堂的長板凳上，看著她的背影。真想看看她頭上會不會長出角？屁股會不會生一條尾巴出來？看著看著，教堂裏寧靜的氣氛使我又跌入了回憶。

× × × ×

那一晚，我瞪著酒量本來就不好的老劉把一杯又一杯的高粱吞入腹中。滿臉通紅，眼睛佈滿了血絲。老劉趁著酒意，用力往桌上一拍：

「蔡頭，幹××徐小倩，我恨她。」老劉聲音起先很兇但到「恨她」兩字時已經有點哽咽了。

「前天晚上我打電話給她，她一聽出是我的聲音，忽然一言不發，沈默了好久，然後我聽到她用鼻子笑了一聲說『哼！我不是說過了嗎？』我的心被活活的撕裂了，我原本期盼的是一個友善且溫暖的聲音，但她的話冷冰冰的。我結結巴巴地說：『我曉得你現在想專心唸書，不談感情的事。但我今天打給妳並沒有別的用意，只是想聽聽妳的聲音。還有元旦快到了我想跟妳說一聲新年快樂。』她卻說：『好！新年快樂，現在你滿意了吧！我要掛電話了！』我快崩潰了！蔡頭，我只好結結巴巴地說：『小倩，你以後要我怎樣面對自己？』她卻說：『那你要我怎麼做？你說！你快說，我沒時間。』」老劉霍然地站了起來用

雙手握拳在自己身上亂打一通，這下子我可緊張了！連忙上前將他抱住，他才安靜下來，他靠在我肩膀上眼淚鼻涕直流沾得我一身溫溫的。原來淚水還是熱的！

她媽不錯，還對我說：『我也是過來人，感情這種事不能勉強！』。老劉說到這兒突然沈默了。

唉！好靜的夜，我突然好想出去散散心，因為到現在為止感情永遠是別人的事，我似乎有點羨慕老劉。

老劉安靜下來後，楞了一會，啞啞地自言自語起來：「我那麼愛她，她怎能這樣？她怎能這樣？我死掉算了，我真賤！丟人！」

他又抓起了杯子把一杯高粱一飲而盡。

「最後，我對她說了一聲『我恨妳』搶在她前面把電話掛斷了！」老劉臉上露出了一抹無奈的微笑。

「掛完電話之後，我心裏覺得很不忍，心想她現在一定也不好受，於是忍不住再掛一通！」老劉兩眼凝視著酒杯，我也瞪著老劉頰邊的一顆淚珠……就快落下來了。

「結果，是她媽接的！」老劉嘴角忽然吊了起來，露出一排森白的牙齒。我直覺地用雙手蒙住了眼睛：

「哇！老劉你慘了！」老劉似乎沒聽到，啞啞地又說了下去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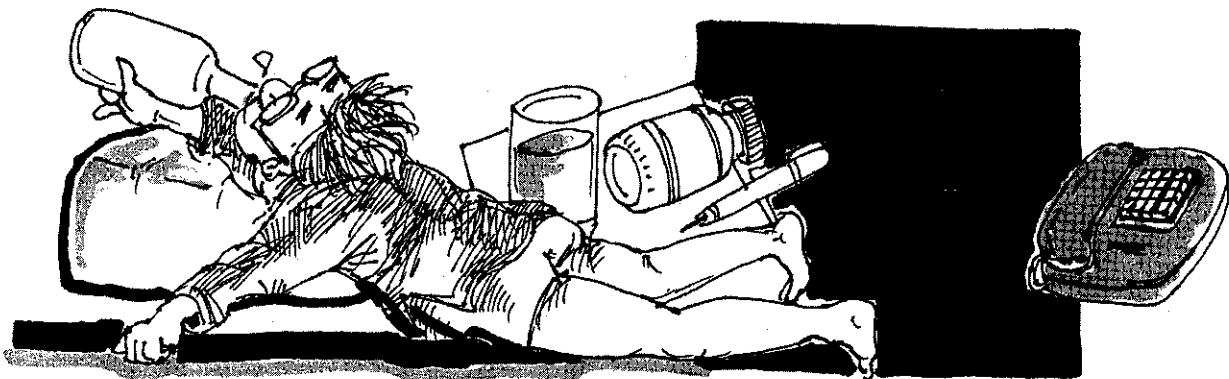
「她媽倒還客氣，說：『她現在想唸好書，請你不要再打擾她！』我就曉得，一定是她媽在搞鬼。聽老胡說她有個表姊在我們學校是第一名畢業的。這個小女孩一定是想學她表姊，聽媽媽的話，所以每天心事重重，一天到晚只想比別人強，心裏一點也不快樂。」

這是老劉若有所思地說了一句話：

「一個不快樂的人，就算第一名又有什麼用。」此話深中我心，我也趁一點酒意為這句「名言」鼓掌。

此時老劉受到我的鼓舞談興更高：

「於是我也對她說：『伯母、我曉得，天下父母的心都是一樣的。』『小倩有沒有當衆給你難堪？』我說：『沒有，但是她剛才那通電話把我逼哭了！我真沒有用。』



「蔡頭，你說她媽有沒有道理？」我隨口應了一句：「天下父母心嘛！」隨後，老劉嘆了一口氣望著我：

「蔡頭，人應該為父母的願望活嗎？」我搔了搔頭說：「沒這個道理，每個人都有權利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。」我談興一起，才發現那一晚我都在聆聽，沒說幾句話，於是我清了清嗓子：

「譬如說我老爸希望我以後賺大錢，我卻覺得生活過得去就可以了，將來我不想賺多少錢，但我還是對爸媽很好我想他們會原諒我的！父母總是希望自己的兒女能夠出人頭地風風光光，但他們常常忘記「出人頭地」的代價可能是失去了自我，「風風光光」的背後也可能是寢食難安，唉！人生，何苦？」我望著喝得滿臉通紅的老劉。

「老劉，算了吧！想開一點，其實那女孩和我們想法差很多，不可能湊在一塊兒的！」我嘗試安慰他。

但老劉只是一直在灌酒，我……。

× × × ×

「撲通！」一聲，一隻黑貓不知何時從教堂的窗口跳下來打斷了我的思緒，使我重新回到了現實。

「倒楣！黑色的星期五又碰到黑貓！」我看了看時間：「乖乖！快十二點了！」學妹依然跪在十字架面前。

我似乎看到了她蒼白的面頰上似乎有淚珠正往下滑落，在這一剎那我看到了她頭頂升起一道光環，散色著白色柔和的光。我一定是累了，揉了揉眼睛，果然是「幻覺」。

「明天還得到法院去，還是早一點回去吧！」我邊想邊走出了教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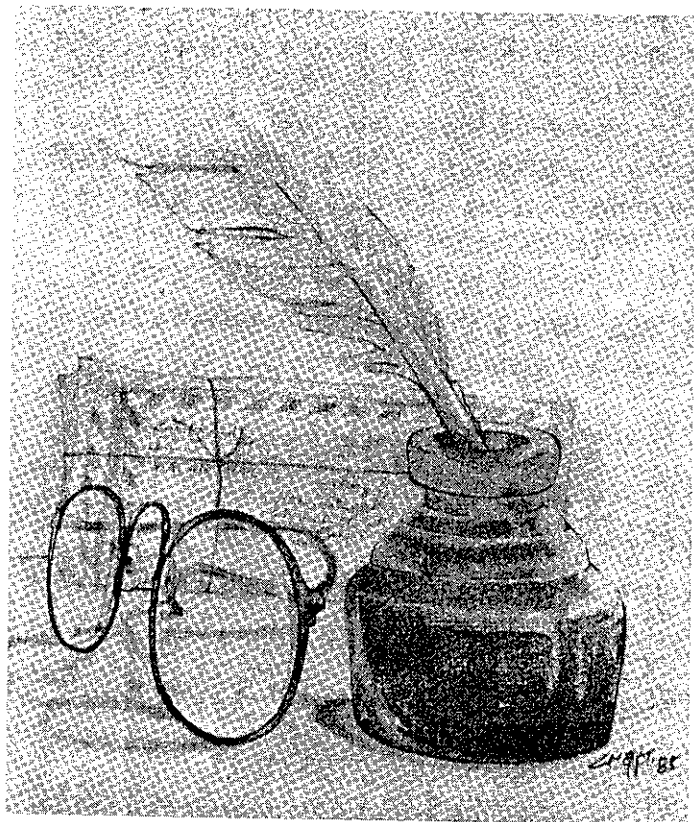
此刻，一陣涼風襲來，我心裏卻出奇地平靜：

「啊！其實，每個人頭頂都有一道光環，只有當衝擊磨難將一個人的『傲氣』、『造作』磨光了之後這個光環才會顯現！」我伸手摸了摸口袋，意外地摸出一張紙條上面寫著：

「小倩，我恨妳！」（原來是早上老劉臨死前寫的。）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涼氣，抬起頭來，遠處的星子正排成勺狀，皎潔無比的明月正發散著柔和的光芒，人世間的慾愛雖然扣人心弦卻又是如此的脆弱，就像這紙條一般，我輕輕地撕著紙條，但願我的朋友會原諒我：「如果他也看到了光環他會原諒我的。」我喃喃自語，撒滿了一地紙片。

夜風吹散了紙條碎片，好美的夜晚！一顆流星劃過了東方的星空。



杏園雜誌三十五期徵稿

評說、散文、新詩、創見、知性介紹之小品
雜誌文長不限。(有稿酬) 皆甚歡迎
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，每一標點各佔一格
雜誌四月一日截稿，來稿請投〇〇七信箱

原

白色的，一個在情般沉重潮水般堆砌。如那夜在它掌心。地板的後效的黑暗三個的身公式定留言條「祖紙條後將紙！真是趕到車間只是這是著濃的提到了城。上了上，坐頭一頭彷彿一在成的，自覆著自父了起